

# 雙飛錄

夜雨西湖  
禍从天降  
青城门下  
初出江湖  
花林初逢  
细雨流光  
暮然回首  
情难分付  
旧雨滂沱  
杜鹃啼血

苗子題



王正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双飞录 / 王正著. —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4. 9  
ISBN 7-80673-525-9

I. 双... II. 王... III. 侠义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94875 号

**书 名:** 双飞录  
**著 者:** 王 正

---

**责任编辑:** 侯福河 陈爱儿  
**美术编辑:** 杨怀武 卜秀敏  
**封面设计:** 孙海亮  
**责任校对:** 侯福河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 050071)  
(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hspul.com>

**E-mail:** hswycbs@heinfo.net

**出 品:** 北京颂雅风文化艺术中心

**印 刷:** 北京地大彩印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9 × 1194 毫米 1/32

**字 数:** 160 千字

**印 张:** 8.5

**版 次:**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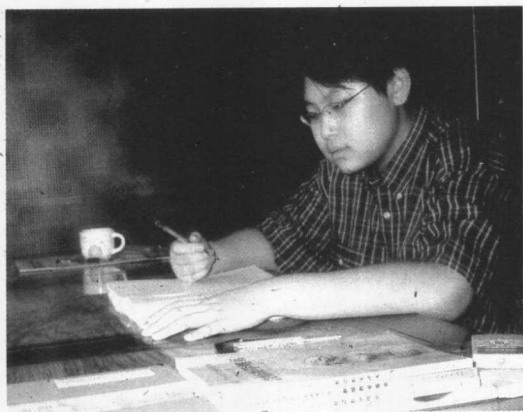
**印 数:** 1-5000

**书 号:** 7-80673-525-9/I·260

**定 价:** 35.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王正，男，14岁。

1990年出生于北京；自幼喜欢听故事，爱问为什么，求知欲极强，思想感情细腻，酷爱读书；1996年上小学就读于丰台区芳城园小学，1999年转学到丰台区芳古园一小，2002年小学毕业后就读于北京二中。

## 序

含饴弄孙，把卷授读，都是人生乐事。可是孙儿王正降生，我已七十六岁。待他上小学又随父母迁居方庄，离芳嘉园较远。当时我正忙于编写有关明式家具诸作和出国访问讲学，未能教他认字读书。

王正天性好静，喜欢独自看书。八九岁时开始看《西游记》、《封神榜》，不久又迷上金庸的武侠小说，读完全集。从此一发而不可收，连梁羽生、古龙等人的作品也都看了个遍。此外还看了不少当代作家的小说。

2003年秋，他十三岁，忽然想自己写一部武侠小说，名曰《双飞录》。我也就姑妄听之。半年后脱稿。拿来一看，完全超出我的想像。文中不断出现文言文中常使用的成语和描绘景色、抒写情感的词汇。一般儿童未必能理解，而他竟能运用自如。我曾想如果我亲自教他可能三五年都未必能学会，而他默默埋头看书，竟都能为他所用了。

回忆我的童年，十三四岁正是上房摇晃大竹竿轰鸽子飞盘儿，钻玉米地翻豆秧逮蚰蚰的时候。幸亏请了国学者宿，常年有家教。总算多少学到了一点，能写一般文言文，做一两首绝句和小令。但大好光阴都被我浪费掉了，所得远非我所应得。这有力地说明自己愿不愿学，肯不肯学是

能否有长进的关键。起主要作用的还在个人对学习感兴趣，有追求。

我粗粗地翻了一遍《双飞录》，觉得情节相当复杂。对武打过招和男女之间的恩恩怨怨都刻画得很细致。我因多年来只对文物、考古感兴趣，不看当代的小说，因而也就难以评比了。他曾说写作贵在创新，不管他能做到多少，有此要求，也算是难能可贵了。

近日他又对唐诗宋词、西洋古代史和中译外国小说等觉得有兴趣。我看这样的孩子还是让他随意探索自由发展为好。

我已九十岁整，体衰目眇，丧失写作能力。过去虽无含饴、授读之乐，而耄耋之年能为十四岁孙儿的处女作写一篇短序，实在比含饴、授读更感到欣喜和快乐。

楊翁王世襄

二〇一四年九月

## 目 录

第一章	夜雨西湖	1
第二章	祸从天降	8
第三章	青城门下	31
第四章	初出江湖	57
第五章	花林初逢	87
第六章	细雨流光	116
第七章	蓦然回首	149
第八章	情难分付	178
第九章	旧雨滂沱	207
第十章	杜鹃啼血	235
后 记		265

## 第一章 夜雨西湖

孤单的鸿鸟在永无尽头的苍天无休止地飞着，不知自己因何而飞，又为何会飞，只知生来便要高飞于青天之上，直至死去。它是对地上寒枝不屑一顾，或者它真正的归宿并非天上人间，而是青天之外？

这似歌非歌而又凄婉动人的声音，似乎在传唱着—个遥远的美丽的故事，美丽的故事却往往都是悲哀的。

话说南宋初年，金宋对峙，宋朝迁都于临安，王公贵族过着荒淫无度的生活，但现在要说的并不是什么烟花繁华之事。

宋理宗三年，西湖本是夜夜笙歌的地方，但今夜西湖畔却寂静异常，大雨倾盆的夜晚，试问还有何人有兴致去寻花觅柳？平日在花舫舱内做生意的娼妓也知今晚不会有人上门，早早便散了；当此深夜，普通人家自也闭门就寝，只剩少数几家生意不怎么兴隆的客栈，还在亮着灯，巴望着财神爷眷顾，希望在这风雨交加的夜晚能有几个冤大头因找不到落脚处而上门，趁机多赚几两银子。街上早无行人，此刻除了大雨打在屋檐上噼啪作响外，再没有什么别的动静。

但—匹疾驰奔马的蹄声打破了雨滴的声音。

一对白衣夫妇乘于马上，那男的似乎骑术甚高，一手拉着缰绳，一手还抱着一个妇人，那妇人小腹凸起，竟已身怀六甲，而他们的心也正像被马蹄溅起的泥水和雨滴一样乱成一片。

马蹄声、妇人的哀叫声以及那奔驰的骏马和他们的一身白衣，实在与这静夜极不相称，而此刻又有谁知道他们竟是人称“比翼双侠”的侠侣林秋远与云素素。

只听林秋远道：“素素，你忍着点，等到了寒枫镖局，我再找人替你接生。”云素素却似乎已经痛得无法开口，只“嗯”了一声，让人分不清她这是呻吟还是对丈夫问话的回答。

策马狂奔，转眼间就已经奔至城西，但见一棵棵枫树正在狂风骤雨中摇摆着树叶，但那粗壮的枝干却丝毫未动。看到这一片枫林，林秋远似乎松了口气，他放慢速度策马驶入枫林深处。风雨中，那朱红色的院墙离他们越来越近，当林秋远看见门前的两头石狮子时，他心里踏实了许多，他们终于到了目的地——寒枫镖局。

林秋远道：“素素，咱们到了。”但云素素却已经无力回应他。林秋远急忙翻身下马，马都没系，就抱着云素素冲到镖局大门前，当他再一次看到写着“寒枫镖局”四个大字的牌匾时，他更加坚定了妻子能够平安的信心。

在门上的铜环与门板激烈地撞击后，一个被惊醒的趟子手出来应门，满脸睡意还不忘打着官腔，就好像敲门的人是劫镖的土匪一般。这趟子手道：“不长眼的东西，半夜里奔丧也不看看地方，这可是……”话未说完，已被林秋远一把推开，直闯入镖局大堂。大堂门口两个值夜的镖师只见人影一闪，林秋远已将云素素放在屋内，两个镖师这才醒悟有人闯



人。一手持单刀的走入大厅质问林秋远，另一个赶忙去通报史二镖头。不一会儿，镖局内灯火通明，不仅史二镖头来了，就连大当家于仲宁也被惊动了，带着二十几号人赶往大厅。谁知双方互通姓名后，于老镖头忙道：“一场误会，原来是林老弟来了。你们还不快退下，叫人上茶！对了，林老弟你怎么没带弟妹一起来呢？”林秋远道：“于大哥，素素都快要临盆了，您快想想办法。”于仲宁一听大惊，急忙吩咐下去叫人找大夫和稳婆。

一时间叫声、哭声不绝于镖局后院，只急得林秋远连连搓手，于仲宁也惟恐弟妹出事而心急如焚。

持续许久的叫声突然停歇，林秋远只当云素素难产而死，不顾一切冲入房中，却听迎面而来的稳婆道：“林大侠，您放心，云女侠吉人天相一举得男，现在已经因为疲劳过度而睡着了。”闻得此讯，林秋远不禁喜极而泣。不一会儿，云素素幽幽醒转道：“远哥，你在这儿吗？”林秋远不禁喜道：“素素，太好了，你醒过来了！素素，你可知当你无力回答我时，当你大声哀叫时，当你突然断绝了那让我感到撕心裂肺的哭叫时，实在让我痛不欲生！你为我吃了这么多苦，我却只能眼睁睁看着而无能为力。现在，我只能加倍地爱你，全力地补偿你，尽力地让你幸福。因为，这次你在生死边缘挣扎，让我更加清楚我是那么害怕失去你。”云素素哭道：“远哥，你的心我再清楚不过，我不需要誓言，更不需要承诺，我最爱的就是那个不加修饰的、最真切的你呀。”说完这些话，云素素苍白的脸顿时染上了红晕，自嘲道：“你看你就是要把人家弄哭，害我说了这么多肉麻的话。”说罢，云素素突然破涕为笑，林秋远十

分奇怪，道：“素素，你怎么了？”云素素道：“你看说了这么半天还没给这孩子起名呢。我生完他就昏过去了，连他是男是女都不知道呢。”林秋远笑道：“你这么能干，当然是男孩。”云素素笑道：“生孩子的事跟能干有什么关系！我想了个名字就叫雨枫吧，他是在雨中的寒枫镖局出生的，他若能像那雨中枫树一般，任凭风吹雨打却仍然傲立，那就是我最大的满足了。”林秋远道：“好啊，那就叫雨枫。”看两人情意绵绵，似有说不完的话，于老镖头便带人识趣地走开了。

翌日，云素素的身体已好了大半，可以下床了。林秋远和其他镖师也都眉开眼笑地在大厅逗着小雨枫。正当林秋远以为灾难终于过去时，一个新的意外走进了他的生命，走进了雨枫的生命。

一个穿着华丽但却跑得气喘吁吁的男子抱着个女婴说要拜访史二镖头，趟子手们不禁议论纷纷，一人道：“这人穿得像个富商，怎么跑起来极快？”另一人道：“这人怎么还抱了个孩子？”七嘴八舌，简直把他说成了集天下之怪于一身的怪物。一个讥诮的声音从他们的背后传来：“你们这群不长眼的东西，也不看看这人虽然狼狈，但他步履轻盈，走路犹似足不点地，一看就知道是个轻功高手，我说得没错吧，林老兄？”这镖师本就对以轻功剑术而名震江湖的林秋远夫妇并不服气，出此言乃是为了要考较林秋远的见识，若林秋远答不出，正好遂了他的意，让林秋远出丑。趟子手们虽然武功不济，但好歹也是跑了十数年江湖的人，又怎会听不出这镖师话中的深意？是以屋中二十余人也都转头望着林秋远，目光中的含意与其说是请教，到不如说是挑衅还更确切些。他们心中打什么主意，林秋远心里

自然有数，也有心想显显本事，好教寒枫镖局的人不敢说他是浪得虚名。于是，他赔笑道：“在下也说不出这人到底是什么来历，但从他走路一步就可以跨出常人数步，可抱孩子的上身丝毫未动来看，可见他一定练过峨眉山岳步法之类的轻功，而他走路时不由自主地跨步走位，可见这位兄台的八卦掌功夫造诣不浅。临安一带曾在峨眉门下学艺又精擅八卦掌的人物，莫过于御前侍卫总管史一峰了。听闻史大人是贵镖局史一鸣史二镖头的堂弟，当今峨眉掌门凌霄子师兄凌天么徒。只是不知他赶来这里见史二镖头有什么事？”众趟子手大为叹服，而那镖师非但没能考倒林秋远却让镖局里的人更加佩服林秋远，心中更是不快。

走廊里寒暄的声音逐渐清晰，显然史二镖头正在接待堂弟，而史一峰的语气却十分急迫。众人只能隐隐约约听到什么贵妃、公主之类的只言片字。

史一鸣兄弟二人一跨进大厅门，立刻摒退左右，只留林秋远一人。林秋远道：“在下林秋远，史大人来探望二镖头，在下不便打扰，就此别过。”林秋远是江湖中人，对官场中人向来没什么好感，是以言中完全不给史家兄弟留面子。谁知史一鸣非但没有发作，还赔笑道：“林大侠莫走，我弟弟一峰只是想要亲眼一睹您的风采，所以才闯进来打扰，无礼之处还请林大侠见谅。”史一峰也忙道：“一峰只是想要瞻仰您的风采，若是能学个一二分回去，也是在下的一大收获啊。”林秋远又不是傻子，心知史一峰是有所求而来，而史一鸣则是来做说客的，当下便正色道：“在下当不起二位如此谬赞，只请二位有话直说，若是林某人能办得到的自当相助。”史氏兄弟心道：这

林秋远果然厉害，既然把话挑明了，那就不怕明说了。史一鸣咳了数声道：“林大侠快人快语，我兄弟也就不瞒您了。大侠想必知道我兄弟是在宫里当差的，当今圣上宠妃梅妃与外臣有染，遂被逐出皇宫，但圣上当时不知梅妃离开时已有身孕，现圣上已查明真相，故派人四处寻找流落在外的梅妃。也怨一峰无能，他没能找到梅妃，竟然将自家亲戚所生女婴送入宫中并谎称梅妃已死，谁知天意弄人，梅妃竟然拖着病体来到一峰面前，她自知时日无多，便将公主托给一峰带入宫里，但一峰已谎报梅妃死讯，将假公主送入皇宫，只得拖延时间。昨日梅妃病死，一峰不知怎样处理小公主，便来镖局找我，我也一筹莫展，本想让老镖头将她认做义女，但老镖头有妻有子，恐怕不会愿意。我兄弟走投无路只得求林大侠襄助，帮忙带走这孩子。林大侠豪气干云一定会出手相助，尊夫人蕙质兰心也一定不会拒绝的，但望林大侠夫妇将此女带离临安后不要告诉她身世。”说罢史氏兄弟双膝跪地，涕泪交流。史一鸣哭道：“林大侠您看在于老镖头的面子上就不要拒绝了，事情一旦公开，不仅寒枫镖局瓦解冰消，就连于老镖头一家也性命难保，所有与我兄弟有关系的江湖朋友都会被牵连。林大侠您真的忍心让这悲剧发生吗？”林秋远心道：这史一鸣的话也不无道理，就当是卖于老镖头一个面子吧，况且我和素素也尚无一个玉雪可爱的女儿，如果认这女婴作义女，既有女儿承欢膝下，又可使素素少受一次临盆之苦，何乐而不为呢？林秋远在心中盘算后道：“这事我得与素素商量。”说完便转身入内。

云素素斜倚在床头正为早已绣好的婴儿肚兜绣上名字，听得林秋远入内，便笑道：“远哥，你快来看！我为孩子绣好肚

兜了，只可惜以前不知道是男是女，连女儿的也绣出来了，可惜现在用不到了。”林秋远听后心中百感交集，对妻子的贤惠更是十分感动，一时冲动便道：“那我为你再添个女儿如何？”林秋远正自悔失言，云素素却已羞得满脸红晕，但刚生产后的脸即使再红也不过好像是化了淡淡的红妆一般，犹似春花丛中那白中透粉的花朵一样，而她此刻也正像春花一样脆弱需要呵护。正当云素素满面羞涩时，林秋远忙道：“素素，我不是那个意思……”当下便将史氏兄弟所求之事一五一十地告与云素素。云素素闻言大喜，十分愿意再添一个女儿。

当晚，林氏夫妇与于老镖头辞行，并且当众收梅妃之女为义女。云素素道：“枫儿是雨中的寒枫，霞儿就是雨后的漫天彩霞。”遂将此女名为明霞。史一峰道：“这有一片金锁片是此女之物，现赠与二位。”这锁片为纯金打造十分精致，上铭“比翼双飞”。云素素喜道：“霞儿和咱们夫妇真是有缘，刚出生的吉祥物上就有咱们的绰号。来，让我给霞儿戴上。”欢宴一番后，林氏夫妇回房后逗弄着两个孩子。今日偶遇便注定让这两个孩子结下了不解之缘。

史氏兄弟二人在后花园畅谈着什么，也十分高兴，但他们的脸上却挂着残忍的胜利的微笑。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二章 祸从天降

林氏夫妇与于老镖头辞行后，便又踏上了那行走江湖的旅途，但与往日不同的是这次他们却背负着照顾两个婴儿的责任，虽然为他们放浪形骸的侠士生活中增加了许多约束，但却平添了几许温馨和天伦之乐。

离开临安的第一天，二人在城郊的草场上策马奔驰，昂首望碧空如洗，垂头见草色青葱，前几天的那场夜雨似乎让花草树木都变得更加惹人喜爱。在这晴空朗日之天，青山碧树之间，云素素的心情格外清爽，因为那场夜雨不仅洗涤了花草树木，同时也洗涤了她的生命，让她由一个豪放的侠女变成了一个慈母。

就连云素素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有了孩子的生活把她彻底改变了：第一次喂孩子吃奶，第一次给孩子换尿布，第一次带着孩子与丈夫出游……这许许多多的第一次让她面临了人生的第三次转折。以前，她可以恳切地说师父传她武功是她人生中最大的一次转折，从此她就成了一个行侠仗义、热情奔放的江湖侠女；后来当她在一个偶然的时机结识了林秋远后，他便成了她生命里最重要的人，但是现在她却再也不能这样说了，

因为她有了孩子，她生活的重心正逐渐产生变化，她获得了新生。

虽然现在的云素素必须面对许多她从未见过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况且这本就是她生活的一部分，对于一个生活在刀光剑影里的女人来讲，孩子或许是她生活里惟一个可以完全敞开心扉坦然去面对的避风港。现在的她终于理解了所谓没有孩子的女人不是完整的女人的含义。在一个女人的眼中丈夫永远是可以依赖的人，但她们在丈夫面前却也永远不能完全展现自我，她们会保留一些自尊或者说是虚荣心面对丈夫，而在孩子面前她们却可以没有秘密、没有虚荣心，况且照料、疼惜孩子的母性是任何一个女人与生俱来的，小夫妻在热恋时的山盟海誓或许会说为对方而活，但那只是表面，一个女人真正所能做到的是为自己的孩子而活，而云素素也只是一个平凡的女人。

对于一对同时爱着自己的孩子的夫妻而言，孩子无疑在他们二人的内心世界建起了一座桥梁，这也正是许多夫妻即使已经过了新婚之期却仍然十分恩爱的原因。小雨枫和明霞当然已成为林氏夫妇二人感情纽带上一环。

正当云素素静默地思考着自己新的生活时，林秋远的声音打断了她那零乱的思绪，云素素本来正在思考在她心中秋远和雨枫到底孰轻孰重，因为这几天她对雨枫的照顾使她和丈夫在一起的时间变少了，这让她非常自责。每当林秋远和她说话时，她都因为抱着内疚的心情而无言以对。此刻林秋远和她说话，正是对她的另一次考验。

只听林秋远笑道：“素素，你这两天一直沉默寡言，可又

是身子不舒服了？”

云素素还是沉浸在她的思绪里，只茫然地回答道：“没，没事。”而林秋远看到她那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心里却只有更加担心，连忙问道：“素素，你没事吧？”

云素素这才回首看到林秋远那一脸担忧和焦虑的神色，心下十分不忍，心道：远哥和雨枫都是我生命里最重要的人，他们在我心中的地位是不分轩轻的，就像高山一样不可撼动，像老树一样盘根错节，我又何苦一定要分清楚爱谁多一点呢？感情本来就是糊里糊涂的，一定要清楚明白是不可能的，我只要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就不会有错，因为我是那样无悔地爱着他们，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爱，爱又怎会有错呢？

解开了这个心结，让云素素感到这数日来那挥之不去的枷锁终于离自己远去，眉间心上也顿时回到了从前的模样，洋溢着幸福而满足的气息。

忧心尽去，云素素笑道：“远哥，让我来告诉你一件很傻的事。”林秋远犹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满脸疑惑地问道：“什么事？”云素素便将数日来心头的矛盾娓娓道来。一个说得高兴，一个听得出神，不知不觉间两匹马已奔出十余里地。

林秋远听得爱妻心声后方自理解云素素对自己的一番苦心，便正色道：“素素，你可知道这数日来你虽然不大睬我，但当我看到你和雨枫、明霞每一眼时都让我感到莫大的满足，我惟有坦诚相告，现在的你比以前更加成熟稳重了，你对孩子的爱已经转化为那无私的包容心，包容我、雨枫、明霞和天地万物中一切的一切，把你的烦恼、疑虑……都抛向天空吧，一切的一切你只要坚信我们一家人都爱着彼此，就足够了。”云素



素回眸一笑道：“远哥，你的心意我都能理解，自从有了雨枫和明霞，我所过的每一天都让我更加明白幸福之道，我看到周围所有的事物都是那么美，天是那么蓝，树叶、草地这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灿烂，那么透彻，不知道花草树木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幸福而变得这么灿烂？”但此刻的云素素却并不知道草木并没有改变，改变的是人的心，当她的心在微笑时，眼里的世界也会对她微笑。

策马已久，二人皆感口干舌燥，他们怀中的婴儿更是心跳气喘、面目通红、欲哭而无力的了。林秋远见两个孩儿如此难受，马匹也快支撑不住了，就连自己也感到太阳的热烈，何况云素素是产后之身，遥见前方不远处一片树林遮天蔽日，微风轻摇绿叶在阳光下闪烁不已，这对于一个旅途劳顿之人而言，确实是莫大的诱惑。

林秋远深知云素素十分要强好胜，即使是在诞育雨枫之后脾气仍然未改，如果直说是怕产后的云素素和两个孩子支持不住而不提及自己，云素素定会以为自己为林秋远添了麻烦，而林秋远知道云素素最大的愿望就是和自己做一对无拘无束的鸿鸟。她做到了，但那是拥有雨枫之前，林秋远不希望让本来就努力维护他俩之间关系的云素素失望，便假作天真，自然轻笑，道：“素素，我看前面不远有个阴凉处，不如前去小憩一会儿。”

云素素又何尝不知林秋远的心思，心道：远哥在有了雨枫、明霞之后无疑是受到了无形的束缚和牵绊，而他却始终装作满不在乎。他太不了解我了，他越是独立承担着一切，越是对我温柔体贴，我就越是不安。